

SACD 高清演譯《布蘭登堡協奏曲》

文 | 胡銘堯

巴赫一套六首《布蘭登堡協奏曲》，可謂巴羅克協奏曲中最有趣而最百聽不厭的作品。巴赫不是一口氣寫這六首作品，而是從他的作品集中抽取六首，妥為抄寫與釘裝後，送予酷愛音樂的布蘭登堡大公。結果巴赫可謂痴心錯付，樂譜完整地給保存下來，沒有給打開演奏過的痕跡。

巴羅克的大協奏曲，通常都是寫給作曲家手下的宮廷樂隊，樂隊人數和所有的樂器，視乎宮廷支持音樂多少。畢竟，聘請音樂家常駐宮廷，所花的都是銀子。六首協奏曲配器不同，其一自然是因為來自巴赫不同時期，樂隊的組成因而不同。其二是因為巴赫的樂隊，有着比其他宮廷充裕的資源：他在柯登 (Cöthen) 的宮廷樂隊，就有足夠的人演這幾首樂曲。

但是，因着這個歷史的巧合，巴赫遺了一套變化多端的協奏曲給後世，當中不少令人難以忘懷的段落。今個月收到兩套 SACD 載錄的《布蘭登堡協奏曲》，一套是蘇加文 (Pinchas Zukerman) 1977 年領導洛杉磯愛樂樂手演出的舊錄音再版，另一套是古樂組合 Florilegium 2014 年的新版；各自有其有趣之處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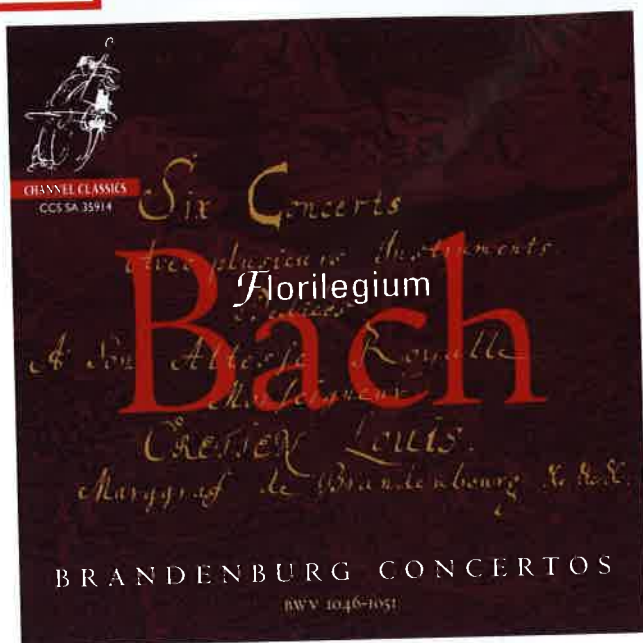
蘇加文的錄音，來自 DG 1970 年代開始實驗的多音軌錄音，現在由 Pentatone re-master 發行，整部錄音有着良好的空間感。蘇加文手下的樂隊，規矩而實在，好些樂章演得相當有舞蹈感，例如第一協奏曲與第四協奏曲的第一樂章，其強弱得宜的躍動，令音樂動起來。第一協奏曲的圓號，令人想起在野外的號角，第四協奏曲的牧童笛，則像在室內起舞。相反，以長、短、短為推進力的第三協奏曲與第六協奏曲，就梗於節奏而有點生硬。

但，這種生硬，卻的確是屬於那美好的年代：聖馬田室樂團、英國室樂團等等，都是我們起初認識這作品時的聲音。從那典雅的舞姿，加上飽滿的樂器聲音，這套唱片捕捉了音樂被數碼化之前最好的光景。

Florilegium 的新錄音則是現在的寫照。他們在十多年前來過香港，也是我第一次看完整《布蘭登堡協奏曲》現場演出。十年過去，從錄音間我們都不難發現，古樂演奏的技術提升了不少，而且也不斷產生驚喜。雖然，這張唱片在風格上沒有太大破格：《布蘭登堡》的古樂版本，也是一對手數不完；但這驚喜在於樂隊獨特的能量，那是在當年的現場不能感受的。當年的演出，感到他們的小心翼翼，遷就於樂器本身的限制，音樂像是飛不起來。

但是錄音中的 Florilegium，則是毫不客氣地展翅。第三協奏曲的 driving rhythm，非常有衝勁，加上腸弦線小提琴上落音間的不平均，音樂的起伏變得比現代小提琴更有趣。同樣是只有弦樂的第六協奏曲，少有地為唱片打頭陣。兩張唱片由第六首排到第一首，有點心思：第六向來都是較為被冷落的一首，但第一樂章中樂器互相追逐，一起一落，一時拖拉一時衝前，也有着莫名的動感。樂隊中的管樂也是信心滿滿，最炫的要數第二協奏曲的小號。這支小號是著名的困難，雖然這個演出也不是全無瑕疵，但是既能在如此音高演得流麗，則可謂令人高興。

Florilegium 的朝氣，加上技術的長進，實在欣慰。當然，現場演出和錄音在古樂而言，相距可以差很遠，但是這錄音讓我再一次期待他們來港獻藝了。



巴赫：《布蘭登堡協奏曲》

Florilegium

Channel Classics CCS SA 35914 2014錄音 - 2 SACDs - 94:02



巴赫：《布蘭登堡協奏曲》

蘇加文指揮洛杉磯愛樂樂團成員

Pentatone PTC 5186-205 1977錄音 - 2 SACDs - 100:52

音樂的建制與反建制

文 | 麥華嵩

我們可否仗著爭取自由與自主之名，違反、對抗現行的規章？不，我不是在談城中局勢，我只是在談音樂——我只是在談關於古典音樂的一些聯想。

所有偉大音樂都一定有所創新，不然它們也很難流傳百年不衰。作曲家的獨特聲音，本身已是創新：人人都有不同之處，但偉大的作曲家能夠將自己的「不同」流暢地寫進音樂中，並以音樂轉化個人稟賦為一種藝術風範、一套聲譽的觀照。但音樂也是格度嚴謹的藝術，每一個時期和地區的音樂都自有一套法規，音樂創作都是在法規的圍限之中，尋求個性的表達。例如巴赫、莫扎特等雖然常常為僱主和貴族贊助人寫音樂，但都能在音樂語言的文法、委約「老闆」的要求，和個人抒發之間，取得微妙的平衡。



《自由帶領人民》(La Liberté guidant le peuple)，德拉克洛瓦 (Eugène Delacroix, 1798-1863) 畫